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本院理事兼秘書長李玄伯先生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 (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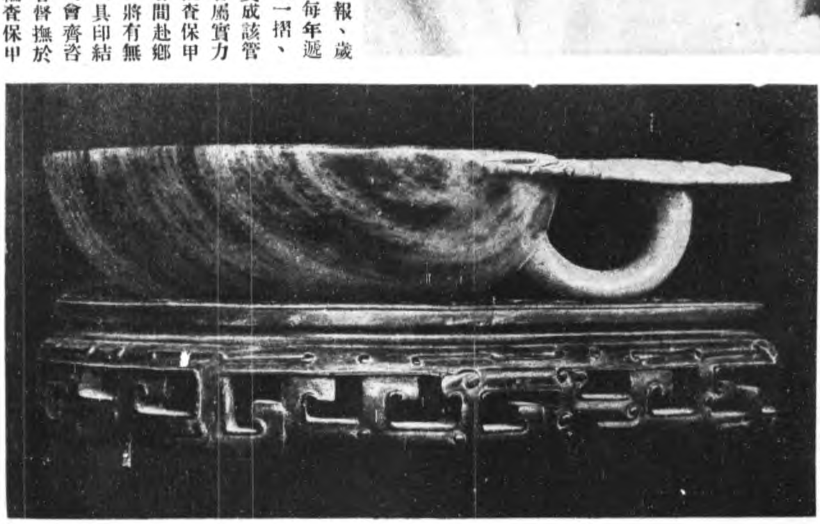
(一)道光朝禁煙及其交涉史料 (續)

吳光悅奏編查保甲鴉片山 正月初六日

江西巡撫臣吳光悅跪奏、爲編查保甲棚民及查無種賣鴉片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嘉慶二十年正月欽奉上諭編查保甲於秋收後責成該管道府直隸州親往協查稟報、歲底彙奏一次 又於道光四年五月欽奉上諭著各督撫等嚴飭該府州縣將棚民逐細查察、按十戶設立甲長、每年遞換門牌、隨時抽驗、又於道光十年十二月欽奉上諭、盧蔭溥等奏議覆孫爾準奏嚴禁內地種賣鴉片烟章程一摺、各督撫即責成該管道府督飭各屬實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於春間赴鄉稽查一次、將有無私栽鴉片出具印結、年底由司會齊咨部、並著各督撫於每年具奏編查保甲摺內、一併詳晰聲敘等因欽遵在案、臣查江西棚民、向均編入保甲、一體抽查、茲本年秋收後、據各廳州縣督率保長人等將土著及棚民戶口、逐一查明改塡門牌、並查察各棚民均係安分守法、並無鬥狠健訟、及容留匪類、至江西鉛山縣地方、先於道光四年有浙江黃巖縣民王仲俚、夥同吳年蓬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烟、即經訪獲從重加等治罪、咨部有案、此外販賣鴉片、亦歷係隨時查拏照例詳辦、本年奉旨嚴查、又專委員赴鉛山一帶及各處山僻州縣逐細搜查、實在並無私種情弊、取有各地方官切實甘結、現乘搜查保甲之便、又遍查各鄉山頭地角、均無栽種形跡、經該管道府直隸州按冊抽查、由兩司核對具詳前來、

(接第二版)

舊玉筆洗



明沈周山水 (小傳詳前)

宋四家墨寶册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册大洋九角剛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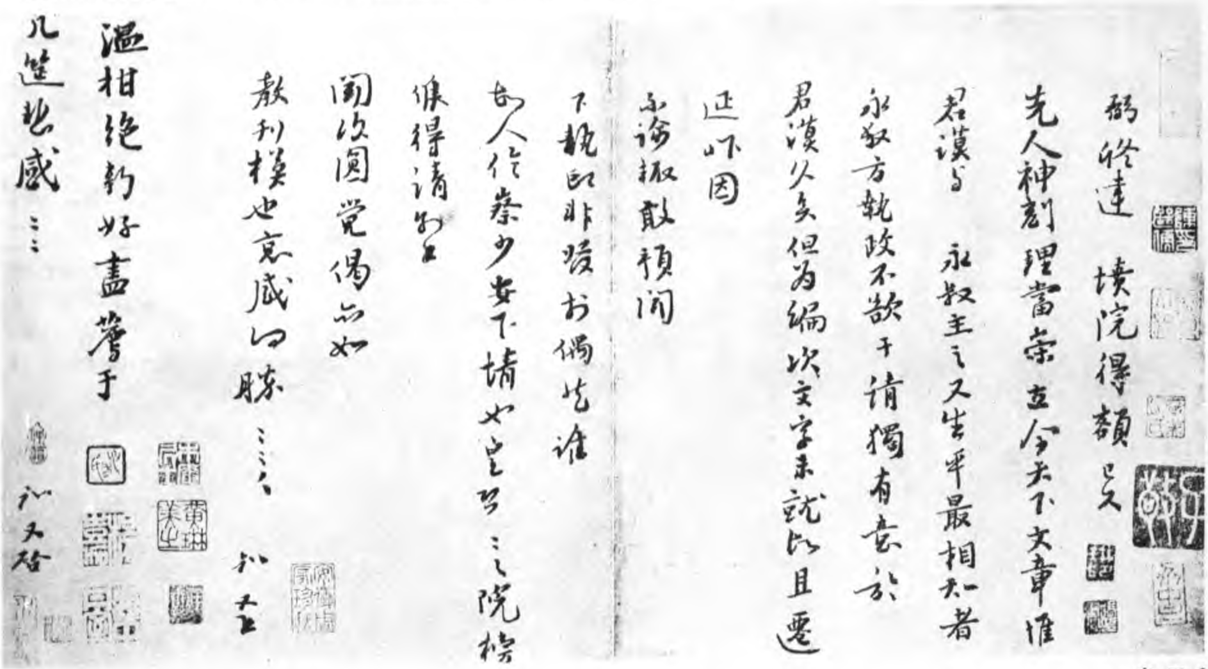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沈石田山水冊出版預告

此冊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冊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全冊不日出版

宋富弼書

（宋人法書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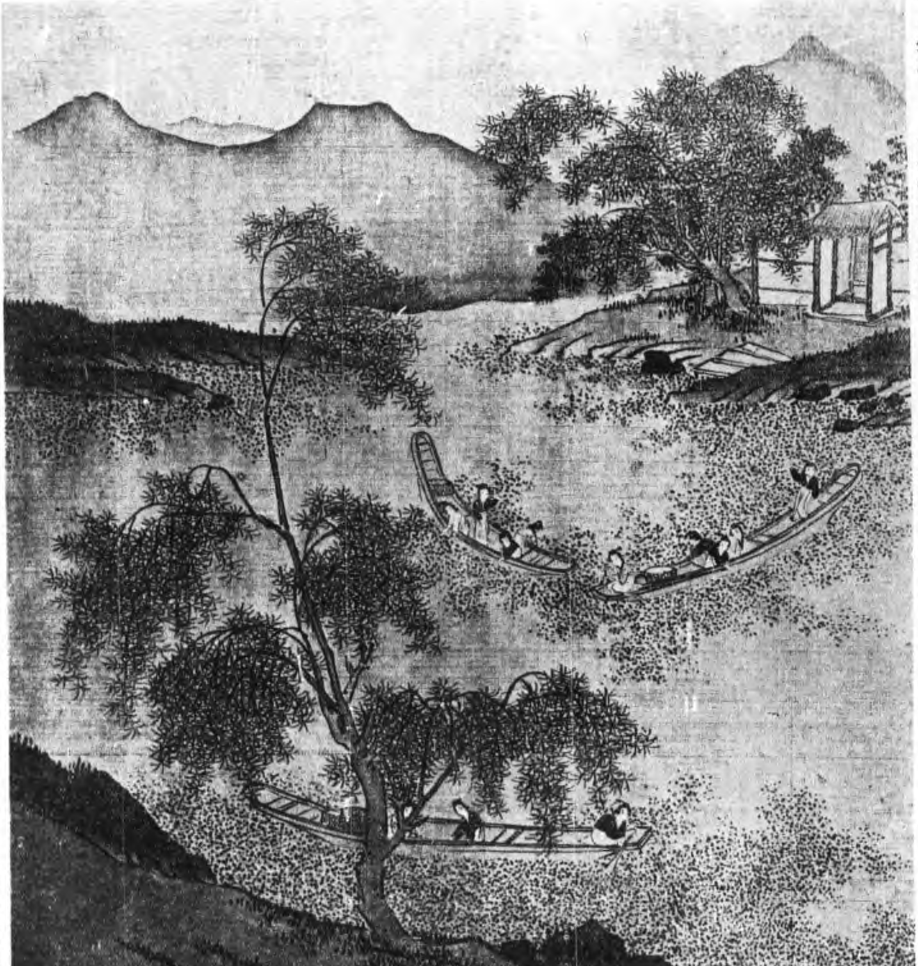


臣查保甲爲除莠安良善政、奸民種賣鴉片、更有害於民生、地方各官、果能認眞查禁嚴拿匪徒、奸民亦無從滋害、臣於本年三四月間、巡閱營伍之便、經過各屬、留心察看、查辦尙屬認眞、仍諄飭各道府州督率所屬實力奉行、隨時稽查嚴禁、至罌粟係於十月撒稀、次年四月、花落取漿、並飭每年春間赴鄉稽查一次、務使匪戢民安以冀仰副聖主綏靖閭閻保全民生之至意、除飭取查無私栽鴉片印結、另行咨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未完）

宋元明人畫冊之一

（無款）



富弼、河南人、字彥國、少篤學有大度、仁宗復制科、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慶歷中知制誥、再使契丹、力拒割地、辨和戰之利害、使南北之民、不見兵革者數十年、還拜樞密副使、至和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幷相、天下稱富文、以母憂去位、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封鄭國公、熙寗中再入相、會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後以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早有公輔之望、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卒謚文忠、

宋緙絲萱榮芝秀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牡丹

新來的爲牡丹忙、劇飲豪歌十日狂、若使酒中無酒聖、錯敎花裡有花王、

東未齋陶師

床頭杜甕鵝兒熟、江口春船石首來、欲就吾師謀一醉、講壇何日杏花開、

贈葉椒山郡幕

官閒局冷葉椒山、彌勒圖書共一龕、見說春來多野思、白雲青嶂畫江南、

贈鹿園萬總戎四首

牙門百尺畫旗明、組練光寒肅衛兵、虎帳晝眠何所夢、塞驢三竺聽泉聲、

到處山僧爲寫眞、爭名心事宰官身、誰知萬里封侯相、即是禪房示疾人、

四海太平無戰伐、元戎督府自禽魚、烏皮棐几翻新綠、獨對芭蕉注道書、

風爐茗盌蔭庭柯、飲能巡簷腹笑摩、閒洗甲兵三十萬、一瓢秋乳酌銀河、

宋緙絲米芾書

讀鄴侯家傳

地爐錦毯擁諸王、天子燒梨啖一雙、何以懶殘煨半芋、衡山風雪讀書窓、

梨花

千花萬花不甚愛、只有梨花白惱人、腸斷當年携酒地、一株香雪媚青春、

舟行

白鷺羣翻隔浦風、斜陽遙映樹重重、前村一片雲將雨、閒倚船窗看掛龍、

（未完）

軍曲候之印

龜鈕

軍曲候丞印

龜鈕

明周之冕畫扇

周之冕、字少谷、長洲人、寫意花鳥、兼撮陳淳陸治法、最有神韻、設色鮮雅、蹊徑異趣、傳摹頗多、轉覺增厭、要其眞蹟、固是斐然成家、善古隸、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毛邊紙每冊五角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繪事雜錄（續前）

宋大梁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序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來去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麄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六要、又審彼六長、雖卷帙盈箱、版壁周廡、自然易於別識矣、大凡觀畫、抑有所忌、凡天氣晦冥、風勢飄迅、屋宇向陰、暮夜執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悉不能極其奇妙、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乎爽壽清虛、室面南、依之正壁而張之、要當澄神靜慮、縱目以觀之、且觀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巧勿譽、返求其拙、夫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工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第既得、是非長短、毀譽工拙、自昭然矣、大抵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野、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今之人或捨六要、棄六長、而能致此者、何異緣木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勘誤 以前各期第三版電曲候印、「候」均誤作侯、

清太祖之盔甲

衛永叔輯繪妙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摹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畫有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鈎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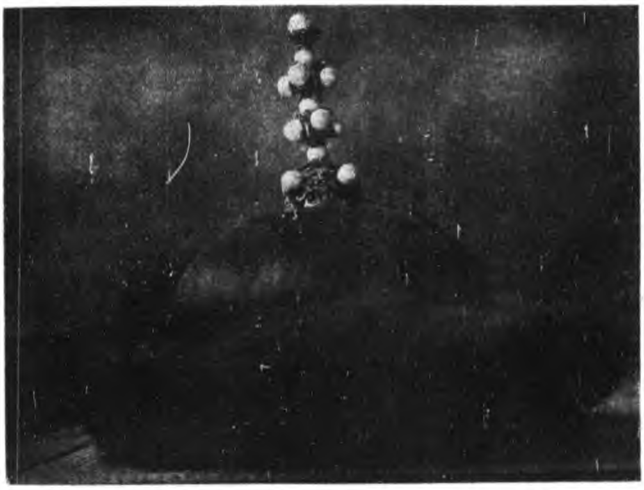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此項會封情形、凡曾參與第一次點查某宮之役者、均可見之、當時且留有照片（本刊曾登載一紙）、當奉天政府派沈內長瑞麟、劉農長尚清來宮查辦時、亦首以此事爲問、余告以大致情形、並出照片际之、亦相對啞然、至張璧以己帽挾珠冠而去、其事出之驅術奇談、或笑林廣記則可、豈有身爲警察總監、隨從若干警察、而有此行爲乎、卽謂張璧果甚不堪、亦事實所不可能、此亦凡有普通常識者所易知、而一般人士乃堅執以爲可信、可見必有所蔽、則雖黑白之色極明、而亦不辨也、余與馮張素無雅故、其人品若何、固置勿論、此事則完全出之誣妄、固不可以不記也、雖然、世有因公受誣者、明眼人自能辨之、至悠悠之口本不足較、其挾有內幕者、更無論矣、豈獨馮張爲然、故凡當時參與清宮之役者、幾無不被有種種嫌疑、其造因亦有各個之不同、又安得一一而剖辨之、孔子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嘆、莊生有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之說、可見自古以來、是非本可不議、而吾乃於此節斤斤爲馮張辨、謂之多事、固亦無不可耳、

當十三年十二月清室善後委員會開始點查之際、清室方面、一方既藉段氏之力抵制無效、一方遂由耆寶諸君私人出面斡旋、謂溥儀出宮倉卒、冬衣多未帶去、動用物品、亦多欠缺、幾至無以禦冬、請求委員會於陰歷過年以前、准其酌量取出若干、以資應用、政府方面、亦



清帝朝冠

山雙總長以私誼爲之關說、於是李先生易先生吳先生莊先生及委員會同人、均仍本寬大初衷、決議允行、但不許携取有關文化歷史物品、如朝冠龍袞、具有帝制性質、違反國體者、尤在禁止之列、雙方同意、定期派員點取、於是清室乃派寶耆等率領前內務府員役及內監、兩次至養心殿携取、其日期爲十四年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第一日余不在場、詳情不甚了了、僅聞要求携取乾隆磁器及仇十洲漢宮春曉圖、委員會未曾允許、惟取去首飾等件不少、第二日、則舅氏莊先生爲組長、余與吳先生同任查報物品之役、清內務府員役則由耆齡率領、地點即在養心殿後燕喜堂廊上、吳先生親自點查交與、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兀立朔風中逐件唱交、爲役甚苦、余則隨同照料而已、

（未完）

故宮博物院影印道咸同三朝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 一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